

书海一瓢

令人心痛的“多余人”

曹文轩的小说《小尾巴》和《第五只轮子》写的是孩子被“嫌弃”的遭遇，是同一主题并列的姊妹篇。《小尾巴》写小女孩珍珍和妈妈的故事，《第五只轮子》写小男孩磨子和青阳村的小伙伴们的故事。

读《小尾巴》，不由得想起《咪咪流浪记》的主题歌：“落雨不怕，落雪也不怕，就算寒冷风雪落下……我要我要找我爸爸，去到哪里也要找我爸爸。”8岁的咪咪寻找的是远在天涯的爸爸，揭开身世之谜，珍珍追逐的是身边的妈妈。我们往往为世间失散亲人的重逢而唏嘘感叹，却容易忽视亲子相守时的情感分离，珍珍和妈妈就是这样。咪咪寻找的是空间意义上的父子相聚，而珍珍追逐的是精神上的归属，结局是母女离心。这种精神遭遇的悲剧更加具有普遍性，也是极其震撼人心的。

《小尾巴》是以妈妈的视角展开的。在妈妈的眼里，珍珍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是甩也甩不掉的小尾巴，她就像一张膏药，一分钟都不能离开妈妈，一旦离开，就哭得翻江倒海、天昏地暗。可妈妈的梦想是在田家湾种出世界上最好的庄稼，在村子里盖一座最漂亮的房子，在姐妹们面前脸上有光，于是珍珍成了妈妈的累赘。妈妈什么都干不了的时候心里着急，带着珍珍勉强干点活儿的时候也总是心神不宁。珍珍追得越紧，妈妈摆脱珍珍的愿望越强烈。终于有一次，妈妈下了狠心，要到油麻地学校工地上干活，可没走太远就被珍珍追上了，哪怕滚在河里，珍珍仍然抓住一丛芦苇爬上岸，不屈不挠地追赶妈妈，妈妈只好妥协了。秋天，妈妈收获了世界上最好的稻子，第一次成功地摆脱了珍珍，手里拿着卖稻子的钞票，正在盘算给珍珍和奶奶买件新衣服，却得知珍珍不见了。原来，孩子是在追赶妈妈的路上在芦苇丛中迷了路。经过这件事，珍珍忽然有了自己的世界，她开始喜欢独自一人在田野上跑，和小动物们成了朋友，妈妈觉得珍珍忽然长大了。一年后，妈妈想带着珍珍参加姐妹们的聚会，珍珍却执意要等一

只野兔，说什么都不肯去，妈妈仍然觉得这个孩子有点奇怪。

从珍珍的角度来看，世界是大人的，妈妈是自己的。她希望妈妈陪她一会儿，哪怕在劳动的时候抽空儿陪她捉一只蜻蜓也好啊。可是妈妈有没完没了的事情，即便是人在身边，心也不在自己身上。可怜的孩子用全部的生命激情追妈妈，孩子越来越执著的追逐和妈妈越来越决绝的逃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珍珍终于绝望了，她在无奈中开拓了属于自己的世界。在妈妈眼里，孩子说大就大了，可是珍珍长大的真相却是对母爱的绝望。小说中的亲子关系在中国的家庭中是有代表性的，家长以合理的借口拒绝陪伴孩子，追逐属于自己的成功，一刻也不愿意为孩子停留。可成功没有尽头，妈妈第一次种出最好的稻子时，听到路人的赞美，她曾经有过短暂的满足；第二年稻子长得很好，她却感到失落了，又想把漂亮女儿当做和姐妹们比较的筹码，以后呢？不如人的地方年年都有，可错过了和孩子心灵交融的机会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这才是真正的悲哀。珍珍对母爱的追寻可怜可叹，她小小的身体蕴含着巨大的能量，锲而不舍，甚至不顾生死，而母亲却把这份纯真的爱当成了负担，以物质的方式满足孩子，以责任的名义牵挂孩子，就是不愿意给予她真正的心灵之爱。没有发自内心真爱，新衣、新裤、新鞋、新发夹还有什么吸引力呢？孩子宁愿遵守和一个野兔的约定，也不愿意和妈妈去参加什么聚会。一对母女就这样各自走向了属于自己的心灵之途，从此不再相遇，成为熟悉的陌生人。母亲失去了孩子却浑然不觉，岂不悲哀！如何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要给予孩子什么样的爱，这篇小说提出的问题值得中国的家长们反思。

《第五只轮子》的主人公磨子是一个多余人，他就像汽车的“第五只轮子”一样，不过是一个没用的备胎。磨子是一个被人贩子抛弃、又被牧羊人收养的孩子，住在山上。他身世可怜，但世人并没有

因此多给他一些温暖，他反而遭遇了更多的人情淡薄。他下山到青阳村去找小伙伴玩儿，却永远被他们冷漠地排斥，只好在一旁呆看着。在这个世界上，磨子好像时时处处都是多余的：坐船去看电影，被留在岸上的是他；上学了排座位，没有同桌的也是他；孩子们在河里玩鱼鹰抓鱼的游戏，在岸上看衣服的还是他。他怀着热情，期待着孩子们能接纳他，终于有了一次机会，却是欺骗。孩子们玩“瞎子抓贼”，让磨子当瞎子，给他蒙上眼睛后，就偷偷溜走了。从此磨子再也不想和青阳村的孩子们在一起了，他和同伴的世界彻底隔绝。磨子喜欢上了一个露天汽车修理厂，修理厂的老高夫妇接纳了这个陌生的孩子，有一天，老高把一只废旧的轮胎给磨子玩儿，磨子对这个一个人的游戏着迷了，他玩出了花样，玩出了好心情，磨子终于可以在青阳村的孩子们面前，用拒绝的神情让他们走开，终于可以凭借高超的技术，让青阳村所有的人，包括牛、羊、狗，都注目仰望。有一天，磨子竟然凭着对轮胎的熟悉，帮助坏了的校车找到同一型号的轮胎，并换了好几块轮胎，他赢得了孩子们的尊敬，也让曾经欺负过他的两个孩子满面羞愧。磨子的社会生活从这里才算真正开始了。

在孩子的世界里，像磨子这样的多余人并不少见。没有父母、生活贫困、生理上的小缺陷，都有可能成为孩子被孤立、被欺凌的理由。一旦成为被孤立的对象，想扭转在集体生活中的处境异常艰难。磨子之所以被孩子们孤立，因为村里的大人都用冷漠的目光看吴贵，而看磨子时，目光里也有点冷漠。大人们的目光，孩子们都看到了。可以说是一种集体的冷漠把磨子和他的养父排斥在青阳村的生活之外。吴贵以醉酒和沉睡的方式来打发孤独的时光，在冷漠中生活惯了的吴贵也没有能力用饱满的爱滋养这个捡来的孩子。磨子渴望得到伙伴们的爱，他就像一团火，热情地燃烧，渴望用自己的积极主动融化他们的冷漠，但是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就像寒冰一样熄灭了他内心

的火焰，他变成了一块石头，沉默不语，内心不再有浪花。磨子痴迷于一个人的游戏，把全部的热情给了轮胎，他再也不需要伙伴。磨子以一种悲壮的方式获得了青阳村的瞩目，他把轮胎推上山顶，又和轮胎一起滚下山来。他太需要这个世界有人注意到他了！最后，学校的小社会接纳了磨子，但是这段痛苦的时光将永远铭刻在他的记忆里。

如果说珍珍是家庭中的孤独者，那么磨子就是集体生活中的孤独者。珍珍和磨子都是那么渴望真情真爱，珍珍光着膀子、穿着小裤衩，在黎明中奔跑的样子，让人心疼；磨子知道周围已经没有人了，他还故意欺骗自己，一个人蒙着布玩了好长时间的摸瞎子，此情此景令人心碎。他们都被身边最亲近的人无情地拒绝了。一个小孩渴望母爱奇怪吗？一个身世不幸的小孩渴望社会的温暖有错吗？因为人间乏爱，所以珍珍才与野兔、小蛇为伴，把自己的爱给了原野，磨子才把全部感情寄托在一只没有生命的轮胎上面。这两篇小说写了孩子追求真爱的过程中遭遇的心灵困境和争取突破困境的顽强努力，那种压抑和孤独非常残酷、真实，折射出的是成年人的世界对真爱的漠视、对苦难的麻木不仁。成人的世界被世俗和功利笼罩，孩子的世界如何能够纯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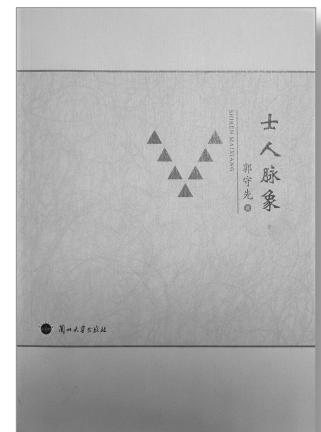
“小尾巴”、“第五只轮子”都寓意多余人。19世纪俄国文学和我国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中，都出现过“多余人”的形象。他们是一群贵族或社会中上层的知识分子，不满现状却又无力改变，是思想上的巨人和行动上的矮子。而曹文轩笔下的多余人，是被冷漠和拒绝包裹的孩子。孩子的初心都是纯真无邪的，他们本应是最该被家庭和社会关爱的群体，但由于家庭的漠视、社会的冷漠，使孩子沦为“多余人”，这是非常严肃的社会问题。全社会对儿童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关注度较高，已经做出了很多成绩，但在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孩子们的精神幸福感问题，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孙吉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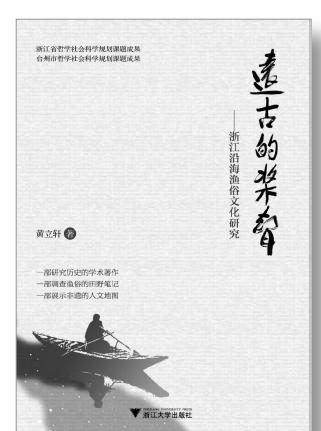
桃李天下

郭守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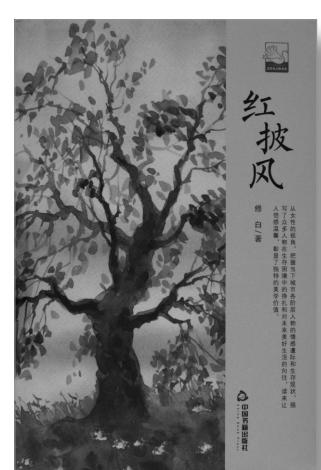
为鲁文学院第十九届高研班学员，其评论随笔集《士人脉象》日前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创作发表的文学评论和思想随笔54篇，其评论随笔集分“故里风流”、“西海惊鸿”、“高地视野”、“思想吻痕”等四辑。作品表达了作者“诗人、战士与公民的人文情怀”。其独立思考、敢于批评的精神和尖锐犀利、刚健清新的文风得到了业内人士的激赏。

**黄立轩**

为鲁文学院第二十四届高研班学员，其学术著作《远古的桨声》最近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不但是一部研究历史的学术著作，也是一部调查渔村现状的田野笔记。该书30多万字，是作者历时数年跑遍浙江沿海，深入田野调查，收集、整理而成。该书回望了浙江那些历经千百年而传承下来的民间渔俗、生活风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但能给读者提供丰富的文化营养，还能唤醒读者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的文化意识。

**修白**

为鲁迅文学院第十届高研班学员，其小说集《红披风》近日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收入了其注重写实的处女作《友贵是上海人》，也收入了其创作的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如《红披风》。修白是个观察精微的作家，擅长从日常生活细微处着手深入生活。修白的小说超越了单纯的女性视角，对现实不乏怀疑与追问，对人性变异的复杂过程有着绵密而深入的把握。修白的小说语言平实、质朴，叙事视角独到，彰显了独特的美学风格。

**常聪慧**

为鲁文学院第十九届高研班学员，其中短篇小说集《最后一双水晶鞋》日前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系河北作家协会策划的《河北青年作家丛书》中的一部，收录了常聪慧近年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常聪慧的小说不以故事情节取胜，而长于刻画人物心理，渲染情绪。她的小说语言调温婉、清新，追求叙事语言的艺术感染力，给人清香、幽雅之感。



东庄西苑

人似梅花

少时读《红楼梦》，记住妙玉用梅花雪沏茶的片段，觉得新奇又有趣。天上的雪，是升腾的雨的精魂，沾染上梅花的香，经过妙玉的纤手采来，用“那一鬼脸青的花瓮”收着，埋到地下，5年后的夏天取来泡茶，那茶将是怎样的入口甘美，余香绕舌。

从那时起，我开始留意起梅花。很多年间，偶尔在公园、河堤上，见到疏疏朗朗的梅花。今年的阳春三月，我到鲁迅文学院就读，与满院的梅花劈面相逢。有急性子的，树上绽开了十几朵梅花，有的温吞吞，枝条上刚鼓起小花苞。

我低头一看，每株梅树上挂有一个牌子，沿着院子走了一圈，才知这里的梅花有十几个品种：白蝴蝶梅花、美人梅花、丰厚梅花、燕杏梅花、早红霞梅……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一缕香气里都住着一个灵魂，难怪性情、脾气各不相同，这一发现让我感到有些汗颜。

刚来的那些天，清晨吃过早餐后，我习惯在院中散步。这棵树上的梅花又开了几朵，那个枝头又添了新的花苞，看得人满眼欢喜。不知从哪天起，一树一树的梅花都开了，迎风傲放，或红或白，如霞似雪。我伫立凝望，一树梅花，是一树的诗啊。

现在很难见到一场像样的雪，即便

下雪了，也不同于旧时的落雪，更别谈用梅花雪冲茶喝了，好在梅花依然是古诗中吟咏的梅花。院中有文学大师的雕像，大师不语，梅花不语，我相信他们早已心神交会。骨子里的气韵是相通的，自有一种清幽淡远的情怀。

黄昏时，同学们三三两两来赏梅花。他们在花树下穿梭着，风过处，片片梅花瓣落在衣襟上。

我看到了她，白衣黑裙，站在一棵花树下。她是我的同学胡茗茗，彼时我们还不熟悉，只知道她是位颇有名气的诗人，来自河北。她长得很好，个子高高的，浑身散发出灼灼的光华。我喊出她的名字，举起相机给她拍照，她很大方地微笑配合着。

后来读到她的诗，“我试图以疼对抗衰落/以诗对抗平庸/以水的冥想对抗火的浮躁/既享受盾又享受矛”，“我将带你步入高岗/星空下手拉手，静默不语/神秘的风从你左边吹过来/从我右边吹过去/缓缓升腾 慢慢沉降/与来自天庭的目光对视/以灵魂的光芒照耀对方”……她写生命的疼痛，带着洞悉世界的淡定，但从不绝望。亦写俗世的欢喜，透着沉静与自足。

在食堂就餐时，她经常用一张餐纸，把同学吃剩下的半个馒头、几块蛋清包起来，去喂院中的流浪猫，喂池塘中的鱼。走

在梅园的小径上，遇到一只蜗牛，她会弯下腰，把它轻轻捏起，放到旁边的草地上。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她的诗歌，是水与火的交融，这与她的性格有关。外表火一样热情奔放的她，内心却是湖水一般澄澈宁静，以一颗柔软的慈悲心，庇佑那些卑微弱小的生命。

她的诗灵灵气十足，处于“井喷”式的创作阶段，曾荣获国内多个重要奖项。而她却说“很老的时候我不会再重新翻看我写下的东西，绝不。”还说那时“我将用一餐一饭，一针一线去表达。做一块朴素的棉布”。如此彻底的孤绝、清醒且自知。

一场雨后，院中梅花落了一地。隔不了多久，树上的叶子长出来，碧绿的叶子在阳光下泛着光。清晨，吃过早餐后，我和来自西藏的汪瑞到院中散步。她是我的同桌，我们很快熟络起来，成为可以倾谈的朋友。

她是一位温柔似水的女性，又是一位坚毅如钢的边防军人，一位曾经身患癌症、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喀喇昆仑山、阿里高原长期驻守的心理咨询师，被官兵们亲切地称为“知心姐姐”。散步时，她常有意识地多做深呼吸，她说在高原缺氧环境中，连自由的呼吸都是一种奢望。

无数次忍受着寒冷、缺氧、长途跋涉

的劳累，翻越充满艰险的天路，前往位于高原的边防哨所，给战士们做心理疏导和心理咨询，还尽可能地为他们带去各种小礼物和食品。在一次的巡诊途中，就着雪团吃干粮是常事，同时要承受高原气候带来的身体摧残和精神考验。

我无法想象，在那样困苦的环境中，甚至随时可能失去生命，她如何坚守了14年。一个人的内心要有多强大，才可以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又热爱上这个被自己无数次诅咒的地方，深深地扎根在那里，书写着自己的人生传奇。我被她的故事感动，泪流满面，也因此感到每一次呼吸，都是幸福。她是雪域高原上的一枚梅，于酷寒之中，凌然怒放。

到了6月，院里的梅树已结满梅子。周末的一天，我因感冒在屋中休息。汪瑞敲开我的门，端来一碗梅子汤，说是可以解暑生津、化痰止咳。我很吃惊，知道梅树开梅花，不知花后结梅子。上网搜索，果非虚言，梅子含有多种矿物质，是绝好的保健食品。

待到梅子落时，我要离开鲁院了。在此学习期间，读梅亦读人，幽心人似梅花。她们身上弥散出的人格香气，不正暗合了梅花的孤傲高洁、清幽香逸吗？那些缀在枝头的花朵，会在时光中凋谢，而绽放在心中的梅，经得起时光流转，将散发出淡雅又持久的清香。

□冀卫军

9月之约

9月的首都北京，比我想象的要温暖和安静。道路两旁的花草树木依然蓬勃葳蕤，T恤和短袖衬衫依然是人来人往的人群中的主流和宠儿。

应该是从8月开始，确切地说是收到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四届高研班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起，北京已成为我生命的抹一抹风景和一块园地，促使一种渴望和思念在心头疯涨，几近将我淹没。

已走过60余载风雨兼程的鲁迅文学院，素有“作家的摇篮、文学的殿堂”之美誉。从这平实的10个字中，就可眺望和体会出鲁院在文学和作家心目中的高度和地位。历数现当代中国文坛上那些振聋发聩、熠熠生辉的佼佼者和风云人物，以及活跃在当今中国文坛的中坚和新锐力量，哪个不是从鲁院这个大本营、大熔炉里淬火后大放异彩的？莫言、王安忆、张抗战、毕淑敏、迟子建、蒋子龙、余华、刘震云、叶广芩、蒋子龙、张平、红柯、麦家……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都出自鲁迅文院。以至于广大文学写作者心目中，都不约而同地把鲁院视为“文学黄埔”。鲁院历来更有铁凝、王蒙、高洪波、谢飞、谢

冕等一代出入鲁院讲堂亲自授课，为

鲁院的根深叶茂做着默默的努力和付出，为文学的明天给予着殷殷的关怀和期待。

相信每一个文学爱好者，都不会忘记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和“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样深邃生动和充满忧患意识的诗句。鲁迅精神寄托着中华文化的灵魂，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和旗帜，注定被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所追随、顶礼膜拜，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也许正因如此，鲁院早已不仅仅是一所学校，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一个梦想，甚至是存在于我们内心的一个神话或图腾。鲁院早已成为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一个朝思暮想、瑰丽绚烂的梦，一方前赴后继、梦寐以求的净土和乐园。

人生的许多梦，往往都因为得以实现后而变得无足轻重，索然无味，然而，进鲁院学习这个梦，却会因为实现而变得更加让人如履薄冰和念念不忘。因为，这是一个没有结束的开始，是一次圆梦，也是一次追梦的开

始，是一次没有止境的跋涉。自9月16日入住这个古朴、宁静的小院后，我心中就升腾起一股强烈的愿望和念头——鲁院已成为我身上的一块胎记，永远也无法将它抹去。

不管你来自长江之源还是黄河之滨，不论你身居雄伟的秦岭深处还是巍峨的珠穆朗玛峰山脚，也不管你来自空旷的黄土高坡还是多情的云贵高原，不论你是女人还是男人，不管你是年长还是年轻，不管是声名鹊起还是初出茅庐，我们都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鲁二十四”，都有一个相同的身份——“学员”。我们是一群靠文字生活的人，一群视文字为生命的人，一切都从零开始。我们因文字和文学结缘，进而与鲁院结缘，相伴一生、砥砺前行。

今天，我们走进鲁院，并不单纯是为了获取一些文学的技巧和方法，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段有特殊气场的经历，搭建纵观古今中外的知识架构和学问坐标，丰富和拓展我们的阅历与视野，继承和培养一种理念、一种意境、一种眼界，沐浴和接受一种

大美大爱的熏陶和濡染，经受和锻造一种更为深远、旷达的人文品质、风骨、气度和精神关怀，淬炼和提升我们文学修养的高度与深度，汲取和吸纳滋养文学、人格和人生的养分与能量，憧憬和放飞关于文学的希望和梦想，努力做我们的民族、国家以及身处的这个伟大时代的见证者、书写者和代言人。同时，也在我们的心底播下一颗新鲜、饱满、高贵、包容的文学种子，让我们在滚滚红尘之中觅得一方精神的净土，在远离功名利禄、抵达和触摸内心的过程中滋生出一缕诗意，在众声喧嚣的市井之外享受心灵的片刻安静。

明天，我们将要跨出鲁院大门，不是为了告别，而是为了以鲁院、以文学的名义结伴前行，不是为了放弃曾经的梦想和追求，而是为了坚守得更为纯粹和更有力量。我们也将带着这一路收获的幸运、友情、感动、祝福和期待，带着鲁院绵延60多年积淀的精粹和荣光，带着人生的希冀和重托，给梦想插上奋飞的翅膀，再次起航，让人生再次出发，让生命开出璀璨的花。

